



张 洁 著

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

我的四季

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

张 洁 著

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

我的四季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四季 / 张洁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(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9485-7

I. ①我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71328 号

书 名 我的四季

著 者 张 洁

责任编辑 蔡晓妮

责任校对 于莹 朱轶群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190 千字
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485-7

定 价 39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一辑 挖荠菜

001__挖荠菜

007__哪里去了,放风筝的姑娘?

011__捡麦穗

016__盯梢

025__假如它能够说话……

029__一扇又一扇关闭的门

038__母亲的厨房

045__又挂新年历

049__太阳的启示

055__Give away

062__幸亏还有它

081__被小狗咬记

094__哭我的“老儿子”

第二辑 我那风姿绰约的夜晚

- 113_“我最喜欢的是这张餐桌”
- 120_想起五月那个下午……
- 123_对于我，他没有“最后”
- 150_你再也无法破碎的享受
- 156_有幸被音乐所爱
- 159_最为著名的单相思
- 164_与男人“说清楚”的某些记录
- 169_也许该为“芝麻”正名
- 174_像从前那样，说：“不！”
- 179_“我们这个时代肝肠寸断的表情”
- 184_我那风姿绰约的夜晚

第三辑 乘风好去

- 193_帮助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
- 203_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
- 211_乘风好去
- 216_你不可改变她
- 223_清辉依旧照帘栊
- 226_黄昏时的记忆

第四辑 我的四季

231__我的四季

234__我的船

239__这时候,你才算长大

242__我为什么失去了你

246__没有一种颜色可以涂上时间的画板

第一辑 挖荠菜

挖荠菜

小时候,我怎么那么馋呢?

只要我一出门,比我小的那些孩子,总是在我身后拍着手儿、跳着脚儿地喊:“馋丫头! 馋丫头!”

我呢,整个后背就像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,羞得头也不敢回,紧贴着墙边,赶紧跑开。

慢慢地,人们都忘记了我还有个名字叫“大雁”。

我满肚子羞恼,满肚子委屈。

七八岁的姑娘家,谁愿意落下这么个名声?

可是我饿啊,我真不记得那种饥饿的感觉,什么时候离开过我。就是现在,一回想起那时的情景,记忆里最鲜明的感觉,也是一片饥饿……

因为饿,我什么不吃啊。

养蜂人刚割下来的蜂蜜,我会连蜂房一起放进嘴巴里;

刚抽出嫩条、还没长出花蕊的蔷薇花梗，剥去梗上的外皮，一根“翡翠簪子”就亮在眼前，一口吞下，清香微甘，好像那蔷薇就在嘴里抽芽、开花；

还有刚灌满浆的麦穗，火上一烧，搓掉外皮，吃起来才香呢……

不管是青玉米棒子、青枣、青豌豆、青核桃、青柿子……凡是没收进主人仓房里的东西，我都能想办法吃进嘴里。

我还没有被人抓住过，倒不是我运气好，而是人们多半并不十分认真地惩罚一个饥饿的孩子。

当然，也并非人人如此。

好比那次在邻村的地里掰玉米棒子，被看青的人发现了。他不像别人，只是做做吓唬人的样子，把我们赶走就算完事，而是拿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木头棒子，不肯善罢甘休地、紧紧地追赶着我。

我没命地跑哇，跑哇。我想我一定跑得飞快，因为风在我的耳朵两旁，吹得呼呼直响。我两只招风耳朵，一定被迅跑带起的旋风刮得紧贴脑壳，就像那些奔命的兔子，把两只长长的耳朵，紧紧地夹住脑壳。

也不知是我吓昏了头，还是平时很熟悉的田间小路在捉弄我，为什么偏偏横在面前一条小河？追赶我的人，越来越近了……

人要是害怕到了极点，就会干出不顾一切的事。我还没来得及多想，便纵身跳进那条小河。

河水并不很深，但足以淹过我那矮小的身子。河水不容喘息地压迫着我的呼吸，呛得我一口接一口地将它们吞咽。我吓得快要背过气去，一声不吭地挣扎着、扑腾着，而岸上那追赶人的笑声，却出奇清晰地在我

耳边震荡。

我的身子失去了平衡，渐渐向斜里倒下，河水轻缓地拉扯着我，依旧无知无觉，不停地流着、流着……

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爬上对岸的，更使我丧气的是，脚上的鞋子，不知什么时候丢了一只。我实在没有勇气回头去找那只丢失的鞋子，可我也不敢回家。

我怕妈妈知道，不，我并不是怕她打我，我是怕看她那双被贫困折磨得失去了光彩的、哀愁的眼睛，因为我丢失了鞋子而更加黯淡。

我独自一人，游荡在田野上，孤苦伶仃。任凭野风胡乱扒拉着我的额发，翻弄着我的衣襟。

太阳落山了，琥珀色的晚霞，也渐渐从天边退去。

远处，庙寺里的钟声在薄暮中响起来了，那钟声缭绕耳际，久久久久不能淡去；羊儿咩咩地叫着，放羊的孩子赶着羊群回家去了；家家的茅屋顶上，升起了缕缕炊烟，飘飘袅袅，薄了，淡了，看不见了。就连一阵阵的乌鸦，也都呱呱地叫着回巢去了。

田野里升起一层薄雾，夜色越来越浓了。村落啦、树林子啦、坑洼啦、沟渠啦……好像一下子全掉进了深不可测的沉寂里。我听见妈妈在村口焦急地呼唤我的名字，可是我不敢答应。

我是那样的悲哀和凄凉，平生头一次感到，有一种比饥饿更可怕的东西，潜入了我那童稚的心。

可以想见，经过一个没有什么吃食可以寻觅，因而显得更加饥饿的冬天，当大地春回，万木复苏的日子重新来临时，会带给我多大的喜悦！

田野里将会长满各种野菜：雪蒿、马齿苋、灰灰菜、野葱、荠菜……我最喜欢荠菜，把它下在玉米面的糊糊里，再放上点盐花花，别提有多好吃了。

更主要的是挖荠菜时的心情，那少有的坦然、理直气壮，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享受。再也不必担心有谁会提溜着大棒子凶神恶煞地追赶，甚至可以不时抬起头来，看看天上叽叽喳喳飞过的小鸟，树上绽开的花朵，蓝天上白色的云朵……

我提着篮子，急急地向田野里跑去，荠菜，像一片片绿色的雪花，撒在田埂上、垄沟里、麦苗下。

荠菜，我亲爱的荠菜啊！

哪里去了，放风筝的姑娘？

逢到春天，我就格外怀念家乡，这大概是因为它和我童年时代的许多回忆，交织在一起缘故。

童年可不是童话，也许还和童话恰恰相反，但它还是让人怀恋。

在那乡野的游戏里，最使我神往的莫过于春天放风筝。

那时，太阳照在黄土冈子上，照在刚刚返青的树枝上，照在长着麦苗的田野上，也照在孩子们黑黝黝的脸蛋上……淡蓝的、几乎透明的天空中，悠悠地飘着孩子们的风筝。那些风筝，牵系着他们的欢乐、苦恼和幻想。偶尔，断了线的风筝，会使那小小的、本是欢乐的心，立时变得怅惘，仿佛自己的魂儿，也随着那断了线的风筝飘走了。

想到风筝，自然会想到兰英姐姐。

小时候，我是一个十分笨拙的孩子（现在又何尝不是一个笨拙的老太太），对我来说，不论什么事，都比别的孩子困难得多，自然也就常常成

为其他孩子的笑柄。比如我扎的风筝，要么飞不起来，要么刚飞起来就像中了枪弹的鸟儿，一个倒栽葱跌落下来，便立刻引起其他孩子的哄笑。那些笑声，往往伴着我的眼泪。

兰英姐姐不但责备那些讪笑我的孩子，还为我扎我喜爱的、任何一种样式的风筝。我坐在她身旁的小凳子上，一边看她扎风筝，一边听她轻轻地唱着。她轻曼的歌声，像母亲轻柔的手，抚爱着我受了委屈的心。

她扎的风筝，比哪个孩子的风筝都好看，也比哪个孩子的风筝起得更高，更平稳……且不说放风筝的游戏有着多么大的乐趣，只看兰英姐姐挺着秀美的身条，在旷野里随着不大的风势，不时抖动着风筝上的绳索，一根长长的辫子，在柔韧的后腰上甩来甩去，就够让我心旷神怡的了。

后来，兰英姐姐出嫁了。

在乡下，嫁姑娘讲究卖了几担麦子。姑娘越好，卖的麦子越多。我记得，没有哪个姑娘超过兰英姐姐的麦价。

等到迎亲的那一天，做父亲的、做母亲的，大伯子、二姨子、亲戚朋友，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。就像到了年根儿，人们脱手了一头牲口，到手了一笔好价钱那么知足。

人们吃着、喝着，一直吃到、喝到连他们自己也忘了他们聚到这里吃喝的原因。他们谁也不会去想一想，兰英姐姐嫁的那个男人好不好，会不会疼她，她满意不满意自己的出嫁……

那个男人长了一脸的胡子，一双眼睛长得那么野。他也像参加婚礼的那些人一样，放肆地吃着、喝着、笑着。他的笑声又大又刺耳，逢到他

笑的时候，就像放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排炮，总是吓得我心惊肉跳。

兰英姐姐就要走了。她骑在那匹小毛驴儿上，毛驴儿的脖子上挂着的小铜铃擦得真亮，铜铃上还挂着红缨子，鞍子上还铺着红毡子。兰英姐姐的发辫梳成了髻子，插着满头的红绒花儿，耳朵上摇曳着长长的银耳环，穿着红袄、绿裤子。脸蛋儿是那么丰腴，嘴唇是那么鲜红，一个多么漂亮、多么新鲜的新媳妇啊。

我却伤心地想到，她再也不是我的兰英姐姐了，她已经变成那个男人的新媳妇了。我好嫉妒、好伤心哪！我巴不得那个男人一个失脚，跌到地狱里才好。

迎亲的唢呐吹起来了，好火热的唢呐啊。兰英姐姐却哀哀地哭了。我明明知道，村子里的姑娘出嫁时都要哭的，但兰英姐姐的啼哭，却让我分外气闷。

她哭的什么，是惋惜一去不复返的少女时代？是舍不得爹娘兄弟？是害怕以后就要陪着—一个陌生的男人，过着的漫长岁月……那日子真长啊，长得让人看不到头。

这以后，我很少看到兰英姐姐了。偶尔她回娘家住上几天，也总是躲在屋子里不肯出来。人们渐渐忘记了，曾经有那么一个愉快而美丽的姑娘，在这里出生、长大、出嫁……更忘记了在那姑娘的婚礼上，吃过、喝过用卖她得到的麦子换来的美酒佳肴、换来的欢乐……

过了几年，我听说那男人得了一场暴病，死了。我暗暗为兰英姐姐松了一口气。

以后，兰英姐姐也就常常回娘家了。

可是，那曾经丰满的脸蛋，像是用刀一边削去了一块，又总是蜡黄蜡黄的。闪亮闪亮的眼睛，变得又黑、又暗、又深，让人想到村后那孔塌陷的、挂满蛛网、久已无人居住的废窑。她老是紧紧地抿着变得薄薄的嘴唇……那嘴唇曾那样鲜红。

她锄地、她割麦、她碾场、她推磨……逢到冬天农闲有太阳的时候，她就靠着场边的麦秸垛纳鞋底，一双又一双，没完没了。那鞋有西家铁蛋的，鞋面上做个老虎头；有东家黑妞的，鞋面上绣朵红牡丹……

可是，她再也不给我扎风筝了。我呢，也长大了，在镇上的中学念了书，我的生活有了更多的内容，放风筝的游戏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吸引我了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点害怕见她，她的眼神让我看了之后，总是觉得心口堵得慌，喘不上气。

而在那个年龄，我本能地逃避着阴暗。为了这个，我又觉得对不起她，倒好像我把她一个人，扔在那阴暗里了。

生活像一条湍急的河流，把我带到这里，又带到那里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三十多年的岁月，已在转眼间过去，我常常想起她，想起那个曾经快乐而美丽的姑娘。

捡麦穗

在农村长大的姑娘，谁不熟悉捡麦穗这事儿呢？

或许可以这样说，捡麦穗的时节，是最能引动姑娘们幻想的时节。

在那月残星稀的清晨，挎着一个空篮子，顺着田埂上的小路，走去捡麦穗的时候，她想的是什么呢？

等到田野上腾起一层薄雾，月亮，像是偷偷睡过一觉，重又悄悄回到天边。方才挎着装满麦穗的篮子，走向自家破窑的时候，她想的又是什么？

唉，她还能想什么。

假如你没在那种日子里生活过，你永远不能想象，从这一颗颗丢在地里的麦穗上，会生出什么样的幻想。

她拼命地捡哪，捡哪，一个麦收时节，能捡上一斗？她把这捡来的麦子换成钱，又一分一分地攒起来，等到赶集的时候，扯上花布、买上花线，